

# 石油小镇没有怪兽只有风

邱华栋

早晨起来,我和朋友商议,今日的路程想去冷湖的石油小镇看看。冷湖在甘肃和青海的交界处,走国道215线可以直接去那里。

车子往西可以到达中国最孤独的城市——茫崖市。茫崖在青海的最西边,在地图上,竟然显示了三个茫崖。新茫崖市位于花土沟镇上,从那里继续向西,过了省境边上的一个叫作茫崖的小镇,就进入新疆境内了。老茫崖却在新茫崖市的东南边,已经废弃,现在是一些电影拍摄选取的外景地,科幻片、恐怖片都喜欢到那里取景。朋友说看看这座被废弃的早年石油小镇,现在的蛮荒景象。我笑言:“在一部电影里看到了那个小镇,小镇的很多房屋都破败不堪,残垣断壁很有年代感。一个怪兽忽然出现在屋顶,然后,就是人们打怪兽……”我们的车子在215路上奔走。在路上,风沙不小,呼呼的风伴随着路上的行程。

抵达冷湖的石油小镇的时候,正赶上一些旅行团抵达。小镇上人特别多,起码有几百人,这些游人乘坐大巴而来,也有一些人是自驾游,穿着上都非常醒目鲜艳。几乎人人都戴着墨镜,如果不戴墨镜的话,眼睛很容易受伤。高原之地,紫外线非常强烈。我把目光投向那些残垣断壁,可以想象到,在数十年前,这里还没有被废弃,因为石油工业的发展,曾经非常热闹。我想到了克拉玛依,想到了塔里木盆地那些勘探和开发石油的人所建造的临时市镇。低矮的平房,屋顶也是平的,可以用来承受一些雨水。

远处,就是黧黑色的前山和祁连山白色的雪山。近景是废弃的石油小镇,这样的近景和远景搭配起来,人造的和自然的混合起来,在内心里会产生别样的感受。

在上世纪50年代,新中国的第一批石油人就在这一带勘探石油,在这里打出了一口水井,水很凉,因而得名“冷湖”。1958年,这里钻出了第一口油井,虽然发生了井喷,但石油资源在这里被发现。在上世纪50年代,这里有2000多口油井在出产石油,1959年的石油产量达到了30万吨,是当时的全国四大油田

之一。冷湖油田就这么迅速被开采,更多的石油人聚集在这里,最多的时候,小镇上有十多万,因此,一个依靠石油兴盛起来的小镇上各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。还有电影院、幼儿园、学校等各类单位、机构和设施。这座小镇见证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崛起、兴盛,也见证了石油工业的地域性转移和这里的衰落。在小镇上徜徉,我想肯定有很多人都在这里建立了个人的、生活与情感的联系。一个人在哪里生活过,他就对那里带着感情。如今,冷湖镇的建制还存在,镇上有客店和餐厅,可以住宿和休息。旁边不远处石油小镇老基地、4号和5号石油遗址现今作为冷湖石油工业遗址存在。

小镇规划平整,街道笔直,房屋排列很整齐,颇有些军营的规模。前些年,在这里拍摄的电影《九层妖塔》带给了这里一些名声和流量,所以在比较显眼的建筑屋顶,还有电影中出现的“怪兽”趴在那里,有的还能摆动身体张开口。难以想象石油小镇曾经有十万人在这里生活和工作。我的眼前是一片人居废墟的景象,一排排的平房都已被废弃,大部分的屋顶都没有了,只剩下断壁残垣。这样的场景,似乎在美国西部片里经常见到。在入口处,有一个小型的瞭望圆塔,里面也有一只怪兽模型。几辆大巴停在入口处,我们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随便走着,穿越着这一废弃的、仍能够见证中国石油工业辉煌历史的工业遗址。漫步在石油小镇,我觉得这里不仅可以拍摄西部片,还可以拍科幻片。附近就有一个“冷湖火星地质公园”,其地貌和火星有些相似。

这里曾经是中国最早的油田,比大庆油田的勘探开发还要早。后来,由于石油资源的枯竭,石油人转战到其他地方,这里逐渐被废弃。到这里造访,听着耳边的风声,我想到了父辈们在新疆北疆努力找石油的情景。我记得,在克拉玛依,现在还有一个地方在汩汩地冒着黑色的石油。石油人总是奔走在沙漠和荒野上,寻找着现代工业之血。而石油,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使用的最重要的能源。



远水非无浪,他山自有春

读罢《新民晚报》星期天夜光杯吴南瑶所写《肖复兴,深情都在平凡中》,心绪难平。这不禁让我翻开在记忆深处一本珍贵的书:肖复兴先生亲笔签名的《黑白记忆——我的青春回忆录》。它来自2005年金秋,中国石化作家协会与《人民文学》杂志

在宁夏举办的散文创作班。于我,一个蹒跚于散文小径的习作者,这不仅珍贵的签名本,更是一段铭刻于心的文学际遇。

肖复兴先生的名字,早已与众多优秀小说、报告文学和散文奖杯相连。作为石化作协顾问,他亲临宁夏授课,对我们而言,无异于一场甘霖。而《黑白记忆》,正是他阔别黑土地廿二载后,以赤子之心重访青春故地的泣血之作。字里行间,那曾浸透汗水的草木,那饱经风霜的老农与老知青的面容,那长眠于

斯的年轻亡魂……无不牵引着作者,也猛烈叩击着有过相似岁月者的心扉。那份对土地与乡亲刻骨铭心的眷恋,感人至深。

## 远水非无浪,他山自有春

华敏

因会前事先研读了《黑白记忆》,聆听肖先生讲述书中人物,便觉格外亲切。书中战友老朱命运的跌宕、“大寨花”令人扼腕的结局……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跃然纸上。尤其“喜子”那段描写,将作者复杂心绪刻画得淋漓尽致,其洞察之敏锐、笔力之深厚,令人叹服。肖先生真诚、低调、谦和,与四十多位学员倾心交流,有问必答。他反复强调散文创作需有“悲天悯人”的情怀,文字须源于“真情实感”。这朴素的箴言,如明灯般照亮了我等业余作者的前路,至今铭

关于烂糊面,我们这代人并不陌生。上个世纪60年代,烂糊面是我的主食。没学过烧饭的我,由于无法掌控水的多少,其结果不是太硬就是太烂,还有几次烧成了夹生饭。母亲觉得我不是当伙头军的料,不让我烧饭,让我下烂糊面。

有一天中午放学回来,我信心满满,觉得下烂糊面容易,水少面硬,那就加水,水多水少无非是烂糊面烂到什么程度而已。谁知道晚上弟弟妹妹向母亲告状,说烂糊面既不

像面条,又不像面疙瘩,吃了嘴里黏牙。第二天,是母亲厂休日,母亲手把手教我,“烂糊面关键是面条不能黏在一起,要不停翻动以防结块”。我牢记母亲这句话,以后做的烂糊面受到弟弟妹妹的欢迎。

后来生活改善,面的品种越来越多,吃起来还是觉得烂糊面好吃。几年前的晚上,10点多到家,看见小区门口的面馆灯还亮着,进店,选择了烂糊面,并不是为了省钱,而是为了暖胃,店主王老板说:“依

美食

四时风物各有情,但难免有所偏爱。少时最喜欢夏天,卸下外套以后,人轻盈起来。蝉群有说不完的话,一批又一批地生长,到某一日,忽然寂灭无声。那些夏日夜晚,空中弥漫着洗发香波的气味。湿漉漉清洗着世界,使之重新焕亮,分发到年轻人们的手中。有一些难以忘怀的时刻,被悄无声息地保留下来,只是当时并不明白。

晚霞也是夏日的神迹之一。电影《燃烧》中,三人坐在院子里,面向夕阳。晚风中,鸦声与树影轻颤,远处的地平线带着近乎永恒的宁静。很快,天色变得暗淡,晚霞渐渐地被衬出来。“燃烧”既指向人的精神层面,也是浩瀚无垠的天空所演示出一种绝对的平静。在那样的燃烧着的晚霞之下,人间的颠簸都成了一些琐事。

蒋捷有一首著名的《虞美人·听雨》,写人生不同的三个阶段听雨时的差异。雨或许还是旧时雨,但人事已非。对我而言,看晚霞也是如此。如今我依然记得,多年前和小

8月底的时候,为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,让孩子们接受红色教育,我带了一队中学生从虹口公园的鲁迅纪念馆出发,途经李白烈士故居,一直走到多伦路文化街。这确实是上海最适合City Walk打卡的一段红色路线。

快到初秋的天气依然闷热,不到三公里的路途,走走停停间,也让孩子们长了不少见识。鲁迅纪念馆正在做名为“时代强音”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史料展览。里面除了鲁迅,有许多左翼作家的史料展览,而走到青石板铺就的多伦路,我们同样能看到诸多左联作家的塑

## 多伦路上的身影与淞沪硝烟

君天

学的同学们结伴回家。走出教室,惊觉天边“燃”起了各种颜色。那时我们刚学过《火烧云》,人人都会背诵“大白狗变成红的了,红公鸡变成金的了,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”。可在城市里,没有那么多动物,我们

## 看日落晚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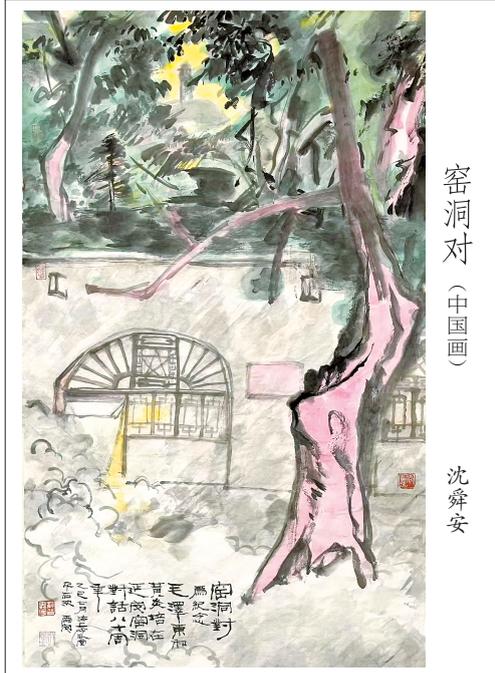
三三

只能看见房子、街道、自行车染上了一层层鲜艳的色彩。天空中的云幻化出各种形状,溢出我们的想象。我们为此欣喜,为此欢呼雀跃。可不知什么原因,也为此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失落。

到了大学,看日落晚霞,依旧是迷人的活动。我所念的学校在松江大学城,校园里有一座钟楼。黄昏时,我常独自爬上去,眺望逐渐显色的远方图景。也和当时的恋人、朋友去过。伴随着第二学期将尽,朋友们即将分散的遗憾,我们怔怔望着晚霞。我曾告诉他们,我感到黄

昏的天光有一种矛盾的特质——它是一种闪闪发光的暗,就像人在缺氧时眼前会浮起的暗。并且,在真正熄灭之前,它会历经诸多色彩变幻。有时天空无云,色彩的层次便会更分明。从西边到东边,几乎形成一幅由红至蓝的光谱。长久望着晚霞,我莫名感受到一种时间的秩序,使我有一种衰老将至的幻觉。可事实上,在这单薄的感伤之下,还有无尽时间在守护着我们。

最近常逢台风天,上海的云舒云卷也好看。即使已有对“悲欢离合总无情”的感应,看云时仍不似看雨时萧条。而傍晚时分,云长出更浓密的影子。有一天在家门口等车,风很大。忍不住往天上望去,只见低处的云快速地飘过,像棉花糖般,高处的云则悠然不动。忽然觉得,世事也是如此。身在旋涡之中,只觉得一切急促逼人。可实际上,高处的世界是始终平静的。而站在陆地上的我们,正位于大风之中,即使看见遥远的寂静,也并不能真的领会。但只要见过,就已经不同。



密洞对 (中国画)

沈舜安

像。不过相对于鲁迅、茅盾、丁玲,认识冯雪峰的人可能就比较少了。而冯雪峰,却是我在做抗战研究时印象尤为深刻的一个作家。

冯雪峰的雕像位于多伦路文化街的核心地带,风格写实,和历史上的他本人一样,西装领带英俊干练。1928年冯雪峰结识鲁迅,编辑出版《萌芽》月刊。1929年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。值得一提的是,冯雪峰是少数参加过长征的左联作家,曾经拄着棍子和战友们一起翻越雪山草地。1936年4月,冯雪峰根据中共中央指示,先一步回到上海,通过鲁迅先生找到了共产党在文艺阵地的老关系,同样是左联作家的王尧山。他们和潘汉年一起筹建上海办事处。10月19日,鲁迅先生逝世,冯雪峰主持丧礼工作,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主任。方志敏同志的遗著,包括《可爱的中国》《清贫》和给党中央的信,就是许广平交给冯雪峰,冯雪峰再安排王尧山作为政治交通员送去西安的。

可以说,刘晓同志1937年6月回上海重建党组织前,就是冯雪峰在为重建工作打基础。而当冯雪峰把重建工作转交后,自己则秉承着文人的特性,回老家撰写长征主题的小说去了。只可惜他的长征小说之后因为他身陷牢狱而稿件失散,最终未

能出版。据说他用了几年时间写了足有50万字。这种痛苦,作为作家我真的感同身受。但是要革命就一定要有牺牲,而留得有用之身一定是更重要的。

在上海接过冯雪峰接力棒的是被称为“老王”的王尧山。1927年他到上海当学徒,1931年加入共产党。1932年他失掉组织关系后加入左联,担任过左联的组织部部长。在刘晓到上海之前,他和冯雪峰一起联络失散的上海共产党人,为组织甄别党员。刘晓和王尧山等同志重建上海党组织,成立江苏省委的时间,正是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开打,全面抗战爆发的关键节点。因此他们的工作重心,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上。上海共

产党和隐秘交通线支撑起了长三角一带的抗日斗争。当年的抗战历史,年轻人知道南京大屠杀,却较少知道八一三淞沪会战日本侵略者对上海的残暴罪行。一路上打卡各个红色地标的同学同样如此。事实上,淞沪会战时上海人民付出过惨痛代价,根据战后调查统计,战役期间上海平民直接死于战火的人数约10万—15万。诸多激战城区沦为“死亡地带”。日军在进攻闸北时,实施“焦土战术”,导致闸北90%的建筑化为废墟。虹口和杨树浦都是激战区,双方可谓寸土必争,虹口华界区域80%的建筑被炸毁,炸弹在虹口租界和华界间炸出一条惨烈的界线。杨树浦水厂电厂铁轨遭受严重破坏,平民区和工业区被无差别打击。

抚摸史书上的弹痕,我们常说勿忘国耻,但对自家城市发生过的事,却知晓甚少。宣传教育工作,任重道远。我们铭记历史,并不是想以暴制暴。战争是魔鬼,纪念馆里的灯光,是为了不再让魔鬼上门。

## 七夕会

岁月磨灭却依然温暖的人生。这是我吃得最满意的一碗烂糊面。王老板说:“我这里前后换过好几个厨师,能下好一碗烂糊面的,还真不多。烂糊面制作烦琐,价格不高,很多饭店不肯做。”

有段时间,我的胃不太好,经常到王老板那里吃烂糊面。前几日,在家做了烂糊面,食材更精致了,面条是贵州的土面,加入猪油渣、肉丝咸菜笋丝末等配料,可是再也吃不到原来的那个味了。

## 一碗烂糊面

郑自华

识货的。”王老板告诉我,烂糊面的关键在于掌握“糊而不焦,烂而不散”的火候。面粉需先用猪油炒香,再慢慢加入高汤搅拌,文火熬煮,其间要不停翻动以防结块。这个过程急不得,也马虎不得。虽然费时费力,食物如人,没有经过时间磨砺,哪来的味道?王老板说的有点专业,其中的原理和母亲



读者·作者·编者

